

在後院，香姑不願再在床上倒着，她自己走下床！並且還換了件新衣服！笑容掛在口上，那是勝利之笑的！像一個出生入死的英雄歸到凱旋門那種情形一模一樣的！

後窗子是個八角形的，比一個桌面大不了好多！從後面傳出歌聲！她聽着，非常熟習！她興奮快活更覺得這聲音幽美，鬚髯很熱鬧！

她的力量隨精神的振作而增加，竟能搬過一條凳子，去看，打開窗子！從竹子透視去，看見那是一片空潤的草地，有十多個人正圍着那位老頭兒和那個姑娘，在聽三弦琴和曲子，不過很遠，一百多公尺以外！可是他（她）們面前豎着一盞風燈，猶能辨別出她的表情！她很莊嚴，很慈祥，摯誠又熱情！美極了！在香姑看起來更美！她對她已很熟，也談過話，覺得那姑娘實

李莊羊著

在够資格做她的姐姐，多麼溫和親切啊！這是她日夜所夢想的，到這時，她去追想昨夜的一幕了，她想那真是有趣味的。

不過，香姑很羞慚，她覺得在這樣好的女人面前，顯現過自己的悽慘事情，太可羞了！她想應該在那姑娘面前現露自己的幸福和快樂！讓她不要懷疑她處境是悲慘可憐的！讓人家同情與憐愍畢竟是一種負擔，她想人在的面前現露尊榮，心理上不是變態，也不是罪惡，而是人的自然心欲，非常平常的，不足為怪。

然而，她心雖快樂，兩腳却軟軟的不聽調動，身子也不能讓她自主！連站着走都是不容易，現在祇能去聽她的曲子。

她正唱着：
鐵城高聳千丈，

鐵城圍繞八萬里，
烈火熊熊，烏煙濃濃，
哭喊號叫，呻吟悲鳴！
一片悽慘，一片兇殘！
諸有地獄大的一十八間，
次有五百，再次還萬千，
名號各別諸獄相連，
獨有一獄名叫無間，
周而八萬里高達萬里。
上火朝地，下面火舌朝天，
鐵蛇地吐火馳逐，
鐵狗咬東西而走，
千夜叉千百惡鬼，
眼似電光牙齒像劍，
手如銅爪拖拽罪人，
有的手執大鐵戟，
刺向罪人身上，
拋空翻接，摔地滾滾，
鐵鷹瞪目，鐵蛇繳頸，
罪人百肢節
內釘上長釘，
拔舌耕犁，
抽腸剝斬，
洋銅灌入嘴
中，
熱鐵纏着全身！
萬死千生，
求出無期，
無間罪報其事如此，
其名無間由於五事業感：
一者日夜受罪無時間絕；
二者一人亦滿多人亦滿；
三者苦楚相



有十多個人正圍着那位老頭兒和那個姑娘，在聽三弦琴和曲子，……

連永無間斷；
四者不問男女不分老幼貴賤，
不問天神龍鬼，不分羌胡夷狄；
五者若入此獄，至千百劫萬生
萬死；
以此連綿除非業盡方得受生。
千百萬億劫前，
有一婆羅門女，
福根深厚為眾欽敬，
行住坐臥得到諸天衛護，
其母信邪常輕三寶，
婆羅門女為母憂慮，
善言勸誘老母改邪崇正，
女母未全生信，
不久命終魂神墮到無間地獄！
婆羅門女知道母親在世時不信
因果，
必定隨着罪業生入惡趣，
愛母情深，救母心切，

變賣家宅在先佛塔寺供養，見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塑像端嚴

婆羅門女瞻禮倍生敬仰，私心中念言：

「佛為大覺者具一切智，若在世時必告母死後去處。」

婆羅門女垂泣良久瞻戀如來，忽聞空中聲曰：

「泣者聖女勿至悲哀，我今示汝母去處。」

婆羅門女驚喜感仰，合掌向着空中說：

「是何神德寬解我的憂慮，我自失母以來，晝夜憶戀無處可問！」

空中有聲再言：

「我便是妳所瞻禮的過去覺華定如來，

看見妳憶母倍於常情衆生之分，故來告示！」

婆羅門女聞聲舉行自撰支節皆損，

左右扶持良久方醒，而白空曰：

「願佛慈悲速說我母生界，我今身心將死不久。」

時寶華自在如來告聖女曰：

「妳供養之後早些返回，端坐念我名號即當知母去處，

婆羅門女尋禮佛已歸舍端坐，一心念覺華定自在王如來，

經過一日一夜，忽見自身到一海邊，

其水涌沸，惡獸盡復鐵身，

飛走海上東西馳逐，

百千萬男女出沒海中，為諸惡獸爭取食噉，奇形百狀夜叉，

驅諸罪人逼近惡獸，婆羅門女以念佛力故自然不懼

有鬼王名叫無毒，稽首來迎向聖女說：

「善哉菩薩，何緣來此！」

婆羅門女問鬼王：

「此是何處！」

無毒鬼王答：

「這便是大鐵圍山面第一重海！

聖女警異慌忙忙問：

「我聞鐵圍之內地獄在中！」

無毒實告：實有地獄！

聖女又問：

「此係何緣？」

無毒答曰：

「此是閻浮提造惡衆生，新死經過四十九日無人為作功德救拔苦難！

生時又無善因，當據本業所感地獄自然先渡此

海東十萬由旬又有一海其苦倍倍，

彼海之東又有一海其苦復超一倍，

三業惡因招感共號業海！

三海之內為大地獄。」

那姑娘一口氣把那歌唱完了，香姑聽得入神，她被孝女感動得流出了熱淚！

啊！對了！她想到了自己，她也沒有母親，過去不知道為想母親哭過多少次了！她在想失了母親該多麼可憐！不錯，她還

有父親，雖然幾年來日夜為父親擔憂，為父親恐懼，可是她不敢去恨惡父親，祇是使她傷心絕望，甚而是自卑和羞恥！恨自己不能使父親改正過來，恨自己無能力去使父親回心轉念放下屠刀，離開這泯滅天良的「工作」！

然而她無能為力，愈是幻想，愈是有此欲望。現在，父親好了一些，不！那不是說放下這行了！在愈愛父親中，愈覺得救父親的迫切！自己前途現出希望了，愈是現出希望，愈覺得奔向希望脫出苦海是迫不及待。

愛與恨是錯綜繁雜的，理智與感情是錯綜繁雜的。

香姑笑了，她安下心！可是，接着又為自己的父親擔起憂！她茫然了！

儘量的尋思，可是找不出理緒

九

「先生早！」

「啊！早！早！」

魯明山拿着手杖在鎮口的路上閒逛！他是想去掉內心的恐懼，也把內心的愉快心情擴大！這是難得的，一切都逍遙自在，風，草，鳥，一切的一切再也沒有這樣自由了！他動了感楚！不錯就是人不能任意去為！想幹些「俠義」的買賣都不行，怎不令人悲傷？尤其可惡的！活人可怕，死人也找他毛病！

現在一個穿西裝的人向他打招呼，魯明山強作笑容去應酬，像他這種人，對任何人都不能信任的！以為任何人在監視或懷疑他。對

這位先生更是如此！

「先生，貴姓？」

「啊！我是教員，教物理化學的，諾！就是在太滄縣立中學，現在回家來！啊！先生，以前曾見過您？」那位自稱是物理化學先生的人很健談，也很和善，是喜歡向外發展的一類型人物。

「三年前，啊！五年前，在這住過很久的。對了！在十多年以前也住過，我是本籍呢！」

「口音不像！」

「在外地久了！難得回來！一年回來不多次！」魯明山在應酬，已想脫開了他。可是那先生却似發現新大陸似的笑了：

「啊！原來你就是這旅館的老闆吧！對的！我會見過，那是五年前了，不過，你不常回來，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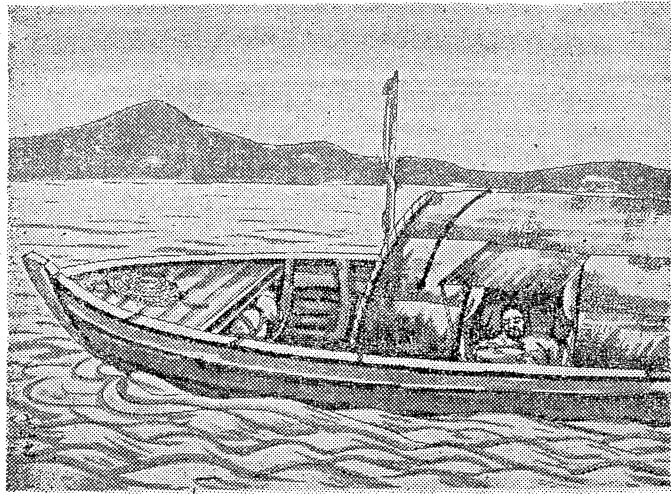
「不！我不是老闆，老闆姓何，我姓林！」

「原來林先生！對的，何三爺我認得，和家父常在茶館聊天，不是說他是你僱的經理嗎？」

「啊！不談這個了！你忙嗎？」

那位先生也很知趣！「忙啊！好容易抽個禮拜天，回家看看。學校忙的要命哪，成立了一個物理試驗室！我是負責人呵！怎麼不忙？」

魯明山看河水悠悠，心也悠悠了……



引起魯明山的興趣了，「打雷？下雨？」

「對了！怎樣打雷？為什麼打雷？怎麼下雨的？為什麼下雨的？都要研究。」

「那好了！你給我講一講雷公為什麼打雷吧！死鬼的可以請雷公去殲死人嗎？」提到雷殛死人，魯明山混身汗毛都豎起的。羞慚的紅了臉。

那位先生像是遇到烘冬先生：「那裏有雷公？那兒有死鬼？這都是迷信。打雷是地上的陰電和天上的陽電接觸了，發出光熱，隨發聲音！過去都說是雷公，這太落伍了。」

！科學家研究已證實了那是無知識人的幻想。鬼？唉！宇宙沒有鬼，神也沒有，人死了如燈滅，出了氣就完蛋大吉，那裏有鬼！不要迷信了！」

「啊！你說陰電與陽電……」

「就像電燈一樣，陰電與陽電接觸就發光！」

「沒有雷公？不是殲壞人嗎？」

「唉！迷信，迷信！」

「你怎麼證明呢？」

「就是要證明，才成立試驗室。我們學校有個雷電試驗器！兩個金屬球子，一個通陰電，另一個通陽電，兩個球子自動就接觸了，立刻轟轟大作，發出閃光！這就是小型雷了！那裏有雷公？」

魯明山興奮起了，竟握住那人的手：「真的？」

「唉！不信，請到敝校試驗室去看吧！找我就好了！」

「好！我一定要弄個明白！去！你要錢？不客氣，我一定要學學電學！現在就去好嗎？」

「唉！別客氣，我要什麼錢？好了！你要看正好，我中午返校，如有時間，我們一同去，我一定詳細為你試驗一次！」

「好！好！太好了，」

我有船，我命他們渡我們到太滄，去！去，一定去！」

魯明山的心情是多方面的，他深深的恐懼中露出一道可以擺脫恐懼的希望，在沉重的負罪中露出了去掉負荷的心中枷鎖的鑰匙！

他歸到家中見香姑說：

「香姑，我去太滄縣，順便為你買嫁妝，告訴我，妳想要什麼？啊，你能走嗎？要能走跟我去。」

香姑很少見父親這樣快活，她比父親更高興。心雲散了，現出明朗的天地，她跳起：「我去！我去！我陪你去！可是……。」

「可是什麼？」

香姑不好意思，讓笑來遮掩她的難為情！嬌瞋說：「他也去嗎？」

魯明山笑了：「他？啊！去了，去買新衣去了，回來時，就可以看到他煥然一新，哈！哈！」

香姑在船上，唱起了歌來！魯

明山在微笑，他和那教員談鬼：

「人死了沒有靈魂？」

「當然沒有。」

「也沒有天？」

「自然沒有。」

「沒有地獄？死了也不受審判？判官都沒有？十殿閻王都沒有？」

「沒有！沒有！決定沒有！」

魯明山笑得爽朗：「不必怕鬼報仇？」

「自然不會，有什麼可怕，沒有嘛！」

魯明山看河水悠悠，心也悠悠了，口中自言自語：「他媽的！他媽！」

他並不是在罵，而是揭破謎底釋去疑惑的輕鬆之笑。

在這笑之中含雜一些辛酸和苦痛的……。

本刊讀者期待已久的——

釋迦佛陀畫傳 開始預約

圖片約二百五十幅 三十多期連續刊載

說明文共七萬餘字 佛化兒童最佳讀物

一、定價：每本七元

二、預約：每本五元

三、預約截止：十一月底

四、出版：十二月八日本刊創刊五週年紀念日

五、優待：本刊直接訂戶預約一本九折，十本以上八折。百本以上七折。（以上照預約價折扣）

六、付款：請向各地郵局交劃撥帳戶九〇二四號付款